

編後語

特殊的日期往往會激起人們的歷史意識。時值2002年6月，本刊推出「改革二十年：政治文化的反思」討論，是鑒於以下兩方面的迫切性：一是，在世紀之初反思並思考20多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及未來發展方向；二是，1989「六四」事件在中國改革進程中不能迴避的意義評價。本期吳國光和徐友漁兩篇評論文章，是有關系列討論的第一組。吳國光大膽提出：今天的中國到了改革已經終結、進入後改革時代的歷史轉折關頭。他從八個層面論述1978年開始的改革就實質而言是一場經濟改革，其思想和社會資源已被耗盡，制度變革的潛力始終無法凝聚。「後改革時代」則意味着中國已喪失了平穩漸進的變革動力，今後任何重大變革將不得不伴隨劇烈的社會動盪。但是，當今中國的各種政治思潮，包括所謂「新左派」與「自由派」，都缺乏現實精神，它們表面上水火不容的爭論，只不過是「茶杯裏的風波」。作者強調，從今日中國和前共產中國的歷史對照上來看，1989就是1919，「六四」就是「五四」。徐友漁分析指出，在中國改革20餘年的進程中，新政治文化建設的曲折迂迴乃至90年代以來的闕失，致使中國至今未能實現政治轉型。他認為「六四」事件中斷了新政治文化的建設，這也正好凸現出批判專制政治依然是今天中國思想界的前提性任務，進而從這層意義上討論「新左派」與「自由派」的思想分歧。這兩篇文章觀點鮮明，本刊將陸續邀請立場相異、觀點不同的學者參加對話，深化這一切入當前中國現實和重大理論問題的討論。

不僅是中國，世紀初的世界，去年的「911」，今年春季歐洲選舉中集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民粹主義於一身的極右政治勢力異軍突起，也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陳彥分析法國的勒龐震撼，它一方面反映出法國甚至世界瀰漫着意義失落的信仰危機，另一方面也是法國第五共和政治體制的憲政危機的表現。本期佳作甚多，如劉宏對近20年出現的「跨國華人」的實證分析，韓東育比較中日道德文化的形態差異和近代轉型，張興成分析「東方主義」語詞在跨文化實踐中闡釋的錯位，都具跨文化的眼光。我們還要特別向讀者推薦孔慧怡的文章。作者不僅敏銳地批評了中國以往翻譯史研究和著述的各種問題，而且為我們展示出具有更開闊視野的、學科交叉的「重寫翻譯史」的新線索。

最後，需要向讀者和各地潛在作者說明的是，本期特意安排了劉握宇、梁家貴、崔效輝、王毅杰、張興成以及李輝、宋秀峰（與金力教授合作）等正在進修或剛剛取得碩士、博士學位的年輕學者的文章，其中前四位更都是南京大學的。儘管他們的論文或文章水平不一，或尚有不足之處，但是，也可以看到這些年輕學人都有十分良好的學術訓練。在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學術文化期刊的生命力要看它對準備以學術為志業的年輕學人的吸引力。我們期待，一批又一批年輕學人在本刊展露新面孔。